

# 鐵血精忠傳 (十)

##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 華北同志犧牲慘重

平、津、石家莊、張家口、歸綏、大同、太原各地敵後工作，二十八、九年先後遭敵破壞，同志犧牲慘重。先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中秋後一天，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軍專專員鄭恩普等被逮捕，區長一職由居住意租界的倪中立繼任。時華北總會計葉震住天津英租界，負責華北各地的經費接濟。戴先生對天津失事，非常關心焦急，十月八日，電倪中立和葉震詳細指示：

「1. 曾（澈）同志失蹤多日，而敵偽報紙，已有類似之消息之登載，曾同志必已入敵手無疑。國難至今，失此忠良，甚為痛傷！惟仍乞兄等多方探查為幸！」

2. 陳資一同志既能與其家屬通訊，望設法多致慰。對陳同志家屬之在津者，應請予以接濟。

3. 鄭恩普同志之眷屬，亦應予以接濟。

4. 預備電臺務請找妥房屋，迅行建立，對各臺報務員之生活與其精神，請多予安慰與激勵。

5. 區站辦公地址，既不能立即遷至意租界或華界，只可暫在租界，惟請妥為掩護。但天津之英法租界，已不可恃，務希速於意界與華界準備區站辦公地址，在此種情況之下，當用之臨時費，可不必節省也。

6. 兩兄行動，務希隨時慎重，但在目前情勢之下，對同志之聯絡，尤應密切，並須多予激勵，以寬人心之渙散，工作之解體。革命者祇有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也。」

不久倪中立和行動組長王文也被逮捕，曾、陳、倪、王都壯烈成仁。

北平組織因受天津的影響，情況緊張，先是交通機關被敵破壞，十月二十四日副區長周世光和報務員張樹德同時被敵憲兵逮捕，以後組長陳國瑞（漢卿）、書記李銳、楊英俊、楊福金、通訊員王漢雲、武田壽、楊清，電臺臺長張依道、喬家才眷屬先後被捕。區長劉藝舟尚未接收工作，誤投羅網，也被扣留，幸而應得得當，旋被釋放，還回重慶。周世光、張樹德、陳國瑞、武田壽、楊清等都被殺害。

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書記張撫（輔）之、

電臺臺長張子文、譯電員王贊雲二十九年三月被敵憲兵隊逮捕，接着劉旭初、李志成等也被捕。楊係偽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部長，張係張家口偽警察局保安科科長，掩護非常良好，一旦被敵破壞，敵恨入骨髓，楊金聲、張子文、張撫之都被殺害，後調張桐崗任站長，負責恢復察站工作，不久也被捕殉難。

察綏兩省因地理人事關係，沒有做到絕對秘密，發生橫的關係，敵人根據這種線索，都被掌握。故綏遠站自站長張季春以下，多人被捕。張季春在察哈爾省聲望很高，敵人不敵殺害，僅判徒刑十五年，關到張家口監獄裡。其他被捕犧牲者，有崔公睿、劉長榮、李振聲、趙鳳武、辛壽臣及電臺臺長張世傑等。

因綏遠工作被破壞，直接影響到蒙古軍司令部的潛伏工作同志，處長武鈞玉、團長李錦章、收發關毓華都被殺害。關毓華的工作成績最佳，這三位同志都是熱血澎湃的青年，工作異常努力。

大同組屬於綏遠站，組長張存仁已調北平區書記，因早被敵人暗中監視，當他繞道太原，赴

北平時，在太原被捕，解往張家口。副組長趙維城在大同被捕，也解往張家口。趙維城山西大學法律系畢業，雖一文弱書生，天性忠烈，在張家口監獄痛罵敵人侵略，撞牆而死。

山西站站长薄有鏡。副站长李希紹二十七年春天在漢口和戴先生晤談，認為不可多得的人才，因為他曾任山西醫院院長，回太原後，在偽省政府衛生處找到一份掩護工作，情況非常良好。一天幾個高級偽職人員在一塊兒聊天，李希紹也在其中。

「你們聽說過藍衣社嗎？」其中一個人發問。  
「可怖的很呢！」另外一個人答腔：「他們是一羣神出鬼沒的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出沒無常，防不勝防。」

「聽說他們殺人同血滴子一樣厲害，」又一個人插嘴說，顯得有些膽戰心驚：「門窗關閉的好好地，就會把人殺死，有時連屍首都找不到，連日本人捉起來，都有些害怕。」

「他們的人到處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裡談話，他們都會聽得到。」

李希紹聽得心裡好笑，軍統局的敵區工作，殺敵除奸，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使做漢奸的人們提心吊膽，談虎變色，可說已經是先聲奪人了，已經收到阻遏效果。

二十九年三月薄有鏡任北平區區長，不久失蹤。李希紹繼任山西站站长。五月間太原組郭秀峯出了紕漏，全組同志都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李希紹覺得情況緊張，已經牽連到山西站，他必須

出城暫避幾天。五月十一日，李希紹起了個早，匆匆離開王家巷二號住所，到衛生處打了個轉，趕緊出城。在他離開王家巷二十多分鐘，日本憲兵前來捉人，撲了個空。再到衛生處，見他辦公桌上上一張字條，墨跡未乾，以為他一定還在偽省政府裡面，展開搜索，折騰了半天，那裡有個影子？於是下令關閉城門，捉拿藍衣社抗日要犯。因為日本人大張旗鼓，沒有捉住李希紹，故事越傳越神秘：

「姓李的是被一位劍俠接走的。」事後談論，有人這樣說。

「不是，姓李的本身就是一位飛簷走壁的大俠。要不然，何能墨跡未乾，就無影無踪呢？」另外一個人說。總之，日本憲兵隊沒有捉住李希紹，增加了漢奸們和日本人的恐怖情緒。

山西站被敵破壞，榆次組長甘昌生、汾陽組長張立君、陽泉組長關清華、忻縣組長胡濬哲、電臺臺長魏鋪及同志商玉振、楊鏡明、郝亞雄、岳玉珍、郝采蓮、張果權、任喜隆、范驥鵬、潘漢卿、宋慧柏、徐福全、李丕績等，太原組郭秀峯、曲學仁、張俊德、高樂士、賈蔭高等，都被逮捕。十九人判了徒刑，甘生昌、張立君、關清華、胡濬哲、魏鋪、李丕績、郭秀峯、張俊德、曲學仁、高學士、賈蔭高、徐福全、潘漢卿等二十五位同志被判死刑，十一月壯烈成仁。

### 阻止破壞曲江大橋

自從汪兆銘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喊出「焦土抗戰」，使許多人對這四個字發生錯覺，造成大

禍。張治中火燒長沙，罪大惡極，就是實現汪兆銘的政策的结果。如果不是戴先生發覺的早，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也幾乎先張治中而燒了杭州。當浙江省政府準備撤離杭州的時候，主席黃紹竑也打算來一次焦土抗戰，把杭州市，包括閘口、南星橋、湖墅、拱宸橋所有的民房全部放火燒掉，使成爲焦土。戴先生於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南昌乘汽車馳抵杭州，得到這個消息，認爲這種措施，置杭州八十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荒謬絕倫，是禍國殃民，那裡是焦土抗戰？焦土抗戰是指可以資敵的物資和軍事設施，並不是老百姓住的房子和老百姓的財產。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的財產可以隨便燒掉嗎？急電委員長報告，請電飭黃紹竑，嚴禁縱火，任意燒毀老百姓的房子，杭州的老百姓才免去一場焦土浩劫。

就是破壞許多可以資敵的物資和軍事設施，也不能因破壞過早，不切合時機，防礙了自己的軍事行動，造成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所以，破壞工作並不簡單，不能魯莽從事，需要顧慮週到，這也就是武漢反資敵大破壞，一定要等到敵人進入漢口，才開始的緣故。

廣東省的曲江縣是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廣州淪陷後的省政府所在地，扼湘贛粵三省的交通樞紐，是粵漢路南段的大站。敵人想打通粵漢路，華中的敵人把長沙當做侵略的目標，廣東的敵人則垂涎曲江。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廣東的敵人策應第一次長沙會戰，發動攻擊，分成三路進犯曲江。他們派出的先頭便衣部隊，已經

竄擾到距離曲江幾十里的土坑口，情勢相當嚴重，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和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決定向樂昌縣方面轉進，並擬破壞曲江的鐵路大橋。這時候人心惶惶，以為大橋若被破壞，一定要放棄曲江，不會死守。

在大橋還沒有破壞之先，戴先生到了曲江。

他衡量當時的情況，敵人不過是策應長沙會戰，佯攻而已，並無力進攻曲江。這時破壞大橋，有些太早。趕緊去見張司令長官和李主席，向他們建議，暫緩破壞曲江大橋。他說：「日寇攻勢，已成強弩之末。土坑口之便衣隊為烏合之漢奸組織，一驅即散。各路來犯之敵，我軍如能奮力阻擊，必可轉敗為勝。縱使曲江萬一不保，亦應俟疏散完畢後，再謀處理大橋。不應破壞過早，再蹈廣州撤退時，因北站大橋破壞過早，致粵漢路數十列軍軍需物資無法運出，而全部資敵之覆轍。」

張司令長官和李主席都相信戴先生的情報正確可靠，接納他的意見，暫時不破壞曲江大橋，人心安定。不久戰事轉好，竄擾土坑口的便衣隊逃之夭夭，三路進犯的敵人都都被擊退，戰事結束，也保存了曲江大橋。

曲江大橋對湘粵贛的交通關係太重要了，在長沙、衡陽未淪陷之前，一直扮演着重角色。假使二十八年十月不經戴先生阻止，冒冒失失把曲江大橋破壞，會使以後幾年對敵作戰，增加許多麻煩困難。這件事情雖然是抗戰時期的一個小插曲，關係却非常重要。

### 軍事委員會特檢處

郵電檢查工作，原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和第二處共同負責，經費也由雙方分擔，業務由第三處主持。二十七年八月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郵電檢查工作的第三處業務，改為軍委會辦公廳下的特檢處，由中統局和軍統局雙方派人主持。

為防止戰時奸謀活動，發揮摘奸發伏效能，郵電檢查工作實有統一的必要。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擴大特檢處組織，改由軍統局指導考核，派劉璠為處長，後由李肖白繼任，特檢處的業務分成郵電檢查、航空檢查、秘密監察人員三部分。

郵電檢查方面，各地組織經先後調整，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共有郵電檢查所三十八所；四川重慶、成都、北碚、萬縣、宜賓、自貢、廣元七所；西康康定、西昌兩所；貴州貴陽、遵義、獨山三所；廣西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所；雲南昆明、下關、河口三所；湖南長沙、衡陽、沅陵、零陵、耒陽五所；湖北恩施、老河口兩所；江西吉安一所；廣東曲江一所；河南洛陽一所；陝西西安一所；甘肅蘭州、天水兩所；綏遠陝北一所；安徽徽、屯溪兩所；浙江金華一所；福建福州、漳州兩所。郵檢辦事處六十五處，臨時郵檢所六百六十二所。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增設下關、寧夏兩郵檢所，內江、建甌、鉛山、臨泉、樊城、寶鷄、平涼、張掖等二十一辦事處。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增設梅縣、茂名、建甌、建德、臨川、鎮遠等六郵電檢查所，裁撤長沙、常德、梧州、柳州四所；增設辦事處三十處，裁撤三十八處。

航空檢查方面，自汪兆銘飛離重慶，潛往河內，終於和敵人勾結，組織偽組織以後，加重戴先生航空檢查的責任。三十年（一九四一）接管重慶、成都、蘭州三航空檢查所，武威、張掖、安西、酒泉四分所。又奉准設立桂林、昆明、韶關三航空檢查所。三十年增設寶鷄、宜賓、哈密、迪化、伊寧五所，三十二年增設雲南的呈貢、楊林、雲南驛、霑益四所。

為組織航空偵查組，戴先生從蘭州致電成都航空委員會周主任至柔：「密譯呈航委會周主任賜鑒，晚於皓日來蘭主持特警班學生畢業典禮，並對西北調查工作有所策進。茲查甘肅境內共黨異常活動，與俄員聯繫亦甚密切。為阻止中共之活動與俄員有軌外行動起見，晚擬請於蘭州、安西、甘州、酒泉、武威等處飛機場，准予組織偵查組，人員由晚處派遣，工作受貴會指揮。經費由貴會擔負或由晚處共同擔負，以利工作，是否可行，伏希鑒核示知，晚戴笠叩有未蘭親。」

關於秘密監察人員（即保防工作）詳「週督察和監察訓練」一節。

戴先生對於一切工作，沒有不是高瞻遠矚。他認為江西剿匪，郵電檢查非常重要。當二十四年軍委會第三處以國際問題研究所名義招考郵檢人，大學畢業者二十人，高中畢業者六十人。戴先生在報上看見招生廣告，就鼓勵特務處的同志

去報考。報考的八百多人，假中央大學考試，結果錄取的八十人當中，特務處報考的同志就佔了十分之七，奠定了他掌管這項工作的基礎。這一期算是特種通訊訓練班第一期，人才濟濟，來到臺灣的有：周景暉、李如何、劉兆祥、王少樸、李道生、劉春雲、胡昌武、朗鴻邊等。

抗戰軍興，極需要郵電檢查人員，因第一期畢業後即停辦，一直到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才辦第二期，戴先生任主任，劉璠任副主任，畢業六十八人。第三期從三十年一月十二日到四月七日，畢業二百九十四人。第四期戴頌儀任副主任，從十月三日十二月三十日，畢業八十五人。第五期併入重慶訓練班，羅香芳為副主任，畢業二百四十二人。第六期畢業二百九十五人，第七期畢業二百二十七人。從第二期到第七期，一共訓練了一千二百一十一人。

郵電檢查工作，阻力也很多，困難重重，是經過許多波折才能開展的。就以綏遠陝西郵電檢查所為例，舉一反三，可以明瞭困難情形。陝西郵檢所所長孫傳瑛，山東人，軍校五期畢業。因為綏遠講「整體」，排斥外來的任何勢力，對於中央機構雖不能拒絕設立，但並不歡迎。所以對於郵檢工作，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也派人去檢查，和陝西郵檢所唱對臺戲。孫所長要求合併到一起辦公，他們不答應，許多郵件由他們拿去，不准郵檢所過問。孫所長去見副司令長官傅作義，不予接見，要求見魯參謀長，也見不到。山東人的脾氣，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決定盡力維護這一項工作，不得已的時候，準備犧牲自

己。

「長官的信你們也敢檢查嗎？」有一天副長官部的檢查人員拿着傅作義的一封信，走到郵檢所的同志那邊，一撕兩半，這樣說道：「為甚麼把長官的信撕破？」

「明明是你自己撕的呀！」一位郵檢同志老實說，副長官部的那一位仁兄表示非常憤怒，狠一拳头打到那位同志的胸脯，被打的同志倒在地上，閉着眼睛口不能言。這個時候，打的人不再凶了，以為一拳打死人，着慌起來，不再拿着長官部的大帽子欺人，趕緊把被打倒的人送往醫院。孫所長率領全所的人員（十二三人）去副長官部請願，衛兵不准進去，於是他們解開衣扣，一齊躺在副長官部門口。這一看很有效，看熱鬧的老百姓，越聚越多，他們輪着不起來，衛兵的步槍不起作用，對他們毫無辦法。傅作義很愛面子，聽到他的轎門外在演鬧劇，氣得在辦公室團團轉，認為丟盡面子。

經過這一次風波，孫所長當然不能再呆在陝西，可是副長官部派在郵局的檢查人員也撤走了，陝西的郵檢工作才不再受阻撓破壞。

### 確保健康辦好伙食

國民政府所有的機關首長，能够隨時關心部屬的生活好壞，除了戴先生，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了。他認定一個人工作有效率，必須確保身體健康；要身體健康，必須營養充足；營養充足，全看伙食辦好辦不好。

有一次總理紀念週，他說：「這一次在外面

一個多月，回來以後，看見許多同志面容都瘦了，表現着營養不良，這是我們當前的最大問題。」

戴先生經常到大飯廳，和同志們一塊兒吃飯，八人一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大飯廳中間放着兩桶乾飯，須自己去盛飯，不准別人侍候，戴先生也不例外，已經成了軍統局的獨特作風，大家都樂於這樣做。因為戴先生經常到大飯廳吃飯，伙食好壞，他非常清楚，誰都瞞不了他。戰時物價，有漲無落，有時漲得很快，規定的菜錢，無法買到所要買的菜，改善辦法，不能增加同志的負擔，那就祇有公家增加伙食津貼，來維持一定的標準。

戴先生注意伙食，絲毫不馬虎，有一次督察報告，列了一張生肺病同志的名單，他看到報告，第二天下令，增加菜錢，要總務科立刻改進伙食，因為肺病是由營養不良所引起的，根本辦法，祇有辦好伙食。

戴先生常常說：「我們抗戰的基本政策，是拿我們自己的力量抵抗侵略，來求得民族的復興，即是以自力更生。所謂『自力更生』，不僅是抗戰建國最重要的精神條件，同時也是抗戰建國最高的技術問題。」因此，自力更生也成了他解決問題的最高技術。

將近一千人的伙食，在經費困難，物價飛騰的情況之下，要想辦得很好，談何容易？徹底解決的辦法祇有「自力更生」。他的家鄉江山有一位叫王華的人，民國初年，在江山保安隊當過兵，和戴先生頂要好。他知道王華是位公私分明，

辦事認真，一介不取，千金可托的老實人，爲了徹底改良伙食，自力更生，想到王華。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春天，戴先生電知浙江負責人，要他到江山找王華，要王華挑選一批手藝人，木匠、泥水匠、鐵匠、磨豆腐的、生豆芽的、養雞的、餵豬的、種菜的，薪水比一般工資略高些，一齊帶來重慶。戰時謀生不易，王華很容易地挑選了二十多名年青而手藝好的江山老鄉，向重慶出發，開頭每人每天祇要五角錢的伙食費，到了衡陽，五角錢無法維持，加到每人每天一元，到了貴陽加到兩元，越深入後方，越接近戰時國都，物價越昂貴。

王華到了重慶，戴先生祇給他一個少尉事務員，月薪四十元。王華不嫌階級低，不嫌待遇少；他覺得他的兒時朋友，現在威威赫赫，局面那麼大，還會記得他，要他千里迢迢，來到重慶，爲抗戰盡一份力量，已經心滿意足了。王華奉命在重慶鄉間織絲廠，管理種菜、養雞、養豬、生豆芽、磨豆腐，指揮着由江山帶來的那些幹部，開始生產，供給千人伙食所需。自從王華到了重慶，日夜努力工作，軍統局的伙食，不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同志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吃得好，精神足，近乎奇蹟。

在戰時國都，戴先生實行自力更生，就靠着王華帶來的二十多名江山子弟兵，這批江山子弟兵，不但解決了伙食問題，修修補補也不要另外花錢。桌椅壞了，有江山木匠來修理；房屋破了，有江山泥水匠修補。他們忠心耿耿，爲他們的戴先生工作而不倦，敵機對重慶大轟炸以來，房

屋被炸毀；在軍統局，上午炸毀，下午就修復，也靠這批江山子弟兵。

治國猶如治家，家齊而後國治，戴先生不祇是把他所負的國家責任做好，把他的機關當做家庭，治理的整整齊齊，有聲有色，充滿朝氣，成爲一個非常健全的有機體，爲任何一個機關所不能比。他說：「抗戰究竟如何抗法呢？領袖指示我們兩個最重要的根本方針：一個是自力更生，一個是不變應萬變。」戴先生對於「自力更生」，做得非常確實、非常徹底，完全得力於王華所帶領的江山子弟兵。

### 運輸統制局監察處

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在重慶召開運輸會議，所有運輸總司令部、交通警備司令部、軍政部交通司、西南運輸處的主管人員都參加，由委員長親自主持，可見最高統帥對於戰時運輸，是怎樣重視了。四月成立運輸統制局，任務是：（一）統一運輸管制，（二）統一運輸檢查。

運輸統制局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兼主任，錢大鈞將軍爲參謀長。下設監察處，曾養甫任處長，戴先生派張炎元爲副處長，胡天秋、李葉、李崇詩爲組長。各交通路線的重要地點設檢查所、檢查哨，實施交通檢查。

先是抗戰開始，軍事委員會設西南進出口物質運輸總經理處，簡稱「西南運輸處」，設於廣州，各地設分處，分處下設支處。曾養甫爲主任，後由宋子文繼任，副主任爲龔學遂、陳體誠，總處下設「警備稽查組」，分支處設監察科，戴

先生派張炎元爲組長，負責運輸稽查和警備責任，汪祖華爲政訓處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主持政訓工作和黨務工作。宋子文以爲將來滇緬路爲主要運輸道路，交通工具爲運輸卡車，於昆明滬家灣設運輸人員訓練班，宋兼主任，張炎元爲教育長，主持訓練。前後訓練司機技工三千多人，又短期訓練海外回國愛國華僑司機技工三千人，使戰時運輸人員才不感缺乏。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冬，敵犯我廣西、西南運輸處搶運物資、運送部隊，運送彈藥糧秣，發揮了運輸極大的效能。惜當時情況，非常不好，張炎元事後曾有檢討報告，敘述當時情況：「此次桂南作戰，各部隊多用汽車輸送，但各部隊未曾派定人員妥爲指揮。指定下車地點，距離火線過近，秩序未見良好。又官兵下車後，未經充分整理，即開上火線，故師與師之間，團與團之間，陣地互相錯雜，有至一星期後，始能將部隊陣地清理完畢，此影響於部隊之作戰指揮者甚大。再此次桂南前線，集中大軍十餘萬人，沿途所見，各部隊服裝給養，均極不完備。在崑崙關前線作戰之部隊，有每日只吃稀飯度日者。在武鳴之一七五師蘇祖藝所部，當地已天寒地凍，霜雪載途，士兵棉衣尚未發下。一般部隊之軍需副官，多以社會落伍份子充任，對官兵生活，漠不關心，如此情形，何能發揮戰力？」

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成立後，交通檢查統一，權責加重，三十年（一九四一）七月一日，戴先生兼任處長，仍以張炎元爲副處長，負責實際責任。處以下設檢查所及檢查站，計有重慶、成都、

貴陽、柳州、桂林、昆明、河口、長沙、衡陽、韶關、上饒、金華、溫州、西安、寶雞等三十一所；成都、昆明、贛州、寧波、西安、潼關、蘭州等三十三站。

監察處對於當時滇緬公路邊境曉町情形，提出具體意見：(一)曉町秩序欠佳，管制檢查機構，尚未統一，各自為政，增加車輛進口困難。(二)無大型停車場，因之停車檢查與換領牌照，乃使車輛擁擠。(三)路面寬度不敷，車輛來往過多，經常擁擠不通，雨季尤甚。(四)亞細亞加油站，相距過近，因停車加油，使道路阻塞。

因此提出具體改進方法：(一)責成西南運輸處，建一聯合辦公房屋，將管制所、檢查站、牌照所、警察所、衛生所等機構，全部容納。地點以在曉町橋邊為適宜。(二)責成滇緬公路局在曉町橋以東馬路兩旁，闢停車場兩所，以能停車兩百部為度。車場秩序，以路局及管制所負責維持，由檢查所派兵警備。車場內，闢行李檢查所及貨物檢查所，以便利檢查。(三)責成路局將曉町以東三公里內之路面，加寬三分之一，以能容三部大卡車並排行駛為度，並鋪柏油路面。(四)亞細亞站由路局另行指定地點。(五)現有之管制所、檢查站、警察所等房屋，俟新屋建好遷出後，一律拆除。(六)商店、食堂、旅館應指定地區，集中建造，並規定格式，力求劃一。

以上六點改進曉町建議，在運輸會報中通過，並立即付之實施，交通情形得以改善。監察處成立以來，各運輸路線設立檢查所站，都沒有問題，祇有雲南有問題，三十年(一九四一)三月

何兼主任手諭：「對雲南境內檢查，須俟命參謀長與龍主席商洽後，再行核辦。」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九日又因昆明檢查所查扣綏靖公署主管新兵訓練的廖行超所部私運鴉片，武裝搶奪，發生衝突，檢查工作，確實不太容易。運輸統制局秘書長(參謀長改)錢大鈞將軍曾說：「運輸統制局監察處雖為人所不滿，但如無監察處，則為非作歹者，更不知增加若干人。」

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一年五月龍雲的兒子率士兵三十人，押運鴉片煙土三卡車，從緬甸邊境麻立壩，沿公路運往昆明。國民政府從二十三年就開始禁煙，政府遷重慶後，於二十八年又厲行禁煙政策。

龍雲兒子的運鴉片卡車於十五日早晨抵達昆明黑林埔檢查站，站長婁劍如早已獲得情報，報告戴先生，奉命嚴令停車檢查。不料龍雲的兒子拿上他父親的招牌大加恫嚇，開槍拒檢，企圖闖關。婁劍如不懼地方勢力，動員全站同志，把三輛卡車和三十名士兵包圍，告知再圖闖關，就要開槍。終於使惡勢力屈服，人贓俱獲，使中央在雲南的威信增加不少。

交通檢查工作雖然由監察處負責，但戴先生絕不放鬆，經常到各地視察指導工作，他對監察處派在各地的檢查人員及工作，也在隨時注意，三十年七月一日他電副處長張炎元的電報說：

「(一)查各站檢查員，用在內勤者，幾三人以上，致車輛經過各站，僅令憲兵打紅旗，由司機自行登記蓋章了事。各檢查員不能分班檢查，所謂交通檢查站者，變成登記站矣，至為該站憲兵

所輕視與藉口。今後每一檢查站之內勤，祇准兩人，一司登記，一司收發與書記兼會計。此任登記者，即值日官也，其餘檢查員必須分班于車輛經過時，實施檢查。(二)松坎檢查站長，言多不實，且有擅自請新二十八師派兵擔任警衛之企圖。其人能力又差，應予撤換。(三)各檢查站辦公處所，必與檢查站毗連，其房屋不必另建，應呈請路局於西南公路管理站現已建築完成之站中所撥用，如不敷用，亦由該管理站予以添造，因均是公款也。(四)各檢查站必須添置柵門，以便夜間封鎖，如有特別情形者，於經過各檢查站時，准予陳明，經過檢查手續時，予以放行。惟前由處規定每一柵門之造價百元，實屬太少，應准予實報實銷。(五)據報各檢查站均有任意扣留貨物與作弊情事，請即選派督察，分往各線明查暗察，並嚴飭各分處長，認真考查為要。」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天，監察院長于右任往晤何總長，以監察處和監察院同名，外間觀感，混淆不清，力主將監察處改名。二月十八日軍事委員會命令，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改為軍事委員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仍以戴先生為處長，張炎元為副處長。為訓練專業人員，在重慶設立「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巡察總隊短期訓練班」，劉國憲為副主任，訓練二十六人。

抗戰八年交通檢查由西南運輸處的「警備稽查組」，運輸統制局的「監察處」，到軍委會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協助運輸，和防止作奸犯科，盡了不少力量，為獲得最後勝利的有力一環。